

古稀老人話今昔

枣庄文史资料第十二辑

枣庄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

古稀老人话今昔

(枣庄文史资料第十二辑)

枣庄市老龄委员会编
枣庄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

一九九一年九月

本书编审工作人员

吴茂滨 张忠理 赵文林

郭恩华 石朝峻 张 辉

宋学红

责任编辑 赵文林 张 辉

定 稿 王海一 周子明 杭世泉

古稀老人话今昔

(枣庄文史资料第十二辑)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枣庄市委员会

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
枣庄市老龄委员会

枣庄市印刷厂印刷

850×1469毫米 大32开本

印张7.45 110千字

印数1—2300 1991年9月印刷

山东省新闻出版局准印证

(1990) 2—177

工本费 2.50元

目 录

- 青山不老 绿水长流.....周子明(1)
- 党指引我走上革命的路.....邵剑秋(4)
- 我这一辈子.....张笑寒(20)
- 忆参加南下请愿团.....邵剑秋(58)
- 我的前半生.....郭允生(65)
- 忆风云突变的年代.....周景宏(85)
- 兴旺桥村惨案.....泥沟镇老龄委(90)
- 邹坞惨案之我见.....高昭民(100)
- 日军在台儿庄的罪行.....吕玉栋 孙宝诚(103)
- “英”字的遭遇.....于子良(108)
- 西王庄乡民怒杀日寇.....孙业艺 赵伯泉(111)
- 破庙里的“孩子王”.....刘曾实(114)
- 老报人陈肃斋.....刘 开(118)
- 枣庄医药今昔.....吴振华 黄庆生(123)
- 发奋学医走过的路.....郑世桓(130)
- 我的裘皮加工生涯.....沙金川(136)
- 老僧话古寺.....水泉乡政协工作室(145)

日本飞机轰炸西北医学院.....	孙维林(149)
回顾与期望.....	陈芳德(153)
黄埔军校女生队.....	蒋树柏(163)
“变天”后的大灾难.....	周永孝(168)
怒杀顽保长.....	孙业艺 赵伯泉(172)

清丰、顿邱救灾记.....	石一彬(175)
大隆机器厂今昔.....	尹忠栋(179)

日本铁蹄下的中兴公司.....	周景宏 邓晋武(182)
一个老矿工的控诉.....	刘德先(191)
矿工们盼来了共产党.....	栗志成(194)
四进枣庄留给我的印象.....	王 德(204)

附录：关于征集《古稀老人话今昔》资料的提纲

(001) 前言.....	(206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青山不老 绿水长流

周子明

《古稀老人话今昔》一书和广大读者见面了。过去老说法是“人生七十古来稀”，现在社会在前进，科学在发展，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提高。孟子说的“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饥不寒”，在我们新中国早已成为现实。现在是七十不稀，八十不罕，九十高龄者也屡见不鲜。老人走过漫长的人生旅途，风雨沧桑，见多识广，是历史的见证者。周恩来同志生前曾号召有阅历的老人，要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来，用历史知识教育后代。这一高瞻远瞩的指示，已被历史和现实证明，具有战略意义。

我市尚健在的老年人，生于战乱的年代，战斗在风雨之中。有的从清末到民国经历了推翻封建王朝的辛亥革命，有的从民国到北伐目睹了军阀混战的大动荡；有的老同志烽火当年，金戈铁马，气吞山河抗倭御寇；有的大江南北驰骋不息，为民族解放血洒疆场。他们都曾为求生谋存奔波呼号，都曾为国家的存亡、民族的解放而英勇斗争。许多老人的见闻，都是一部史诗，撰写出来可以反映时代的风貌，社会的习俗，人生的坎坷，革命的艰难。前人之事，后人之师。老同志把亲历、亲见、亲闻的事写出来，就是珍贵的史料，史学界可以参

考，青年人可以阅读。

“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”。今昔对比，方知旧社会之苦，才觉社会主义之甜。忆往昔，话今天，才能使干部群众，特别是年轻人明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。最近，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指示：“要对小学生（甚至幼儿园的孩子）、中学生一直到大学生，由浅入深、坚持不懈地进行中国近代史、现代史及国情的教育。”他要求“把已搜集到的仁人志士和革命烈士的遗书集中一下，编写一本书，以教育我们的干部和群众，特别是青少年，使他们熟悉我国的近代史、现代史和我们党的斗争史，认识今天的人民政权来之不易。”

市政协文史委与市老龄委联合征集和编辑这本书，就是要老同志说古道今，写自己的见闻，传之后代，古为今用。因此，征稿函发出后，得到了社会各界老同志的热情支持，许多老同志义不容辞，不顾年老体弱，挥笔忆往昔，一遍一遍地修改加工文稿。表现出老同志的宝刀不老青春长在，青山不老绿水长流的革命贞操。有的回忆苦难的童年，老泪横流，有的记述历风经险，日不得餐夜不能寐。情真意切，十分动人。

本书所辑，均为各行各业各个时代的亲历、亲闻、亲见之事。皆是不见经传的口碑资料。有的叙述兵荒马乱、民不聊生的史实；有的揭露日寇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；有的颂扬赴汤蹈火的仁人志士；有的回顾从戎生涯。从医者写医，经商者写商，内容丰富，风格各异。史料出之老人之口，挥之老人之手，字字情真，句句意切，读之感人肺腑。他们共同的体会是：“没有共产党

就没有新中国”，“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。”实为青年同志了解过去，开拓未来，继承老一辈的革命传统的必读之书。建设社会主义，要靠年轻人来接替。把老人的经验、教训、体会写出来，供年轻一代借鉴，是老同志的任务。前人之鉴，后人必当思之。

《古稀老人话今昔》一书，从大量的稿件中，选用了27篇，汇辑成册，供各界人士学史存史之用。我们将按照《话今昔》这个主题，继续征集老同志的“三亲”资料。敬请各界爱国人士参照征稿提纲，继续撰写所见所闻，积极赐稿支持，以便出版续集。

编辑此书，由于水平所限，遗阙难免，不当之处，敬请广大读者和各位老同志指正。

一九九一年八月一日

附记：本文作者周子明，原任枣庄市副市长、市人大副主任，现为市老龄委主任。

党指引我走上革命的路

邵剑秋

我记得中国有句成语：欲知世味须尝胆，人情历尽秋云厚。这两句话真实地再现了旧中国的人情世态，对此，我深有体会。

一

山东峄县是个土地集中、资源丰富、人口密集的地方。旧社会，这里数以万计的土地，却被一些大大小小的地主所占有，全县有名的大地主就有八九家。如：崔、宋、黄、梁、李、金、鲍、王，牛山孙、南常褚和郝山殷等。他们霸占的土地不计其数，有的百余顷，有的几百顷，还有的上千顷（甚至挂过千顷牌）。至于三十、五十、七八十顷的小地主，则是举不胜举。那个时候，真是地主有田百千顷，穷人无立足之地。一些穷人为生活所迫，出卖苦力，当了雇工和佃农，受尽了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，过着夏秋一身汗，冬春断炊烟的乞丐生活，其凄惨情景一言难尽。

旧时峄县有两个故事。一个是峄县西南陈湖大地主梁继轸，占有土地二百多顷，家中楼房瓦屋一片，周围

砌有青石到顶的寨墙，四角筑有四个碉堡似的炮楼。东和南面，有两个寨门，门坎上写有“子（紫）来门”、

“迎孙（薰）门”大大的红字。实为“紫福东来，薰风南进”，凡进他家的人，都得做他的孝子贤孙。这六个字，把地主阶级的狰狞嘴脸描写得淋漓尽致。另一个故事，讲的是一个地主奸污仆女的事。童年时期，我在私塾学堂念书，听我的蒙师和来访的友人说，民国初年，峰县城南有个大地主，雇用了穷人家的一个年轻妇女当仆人。八月的一天，地主的大相公兽性发作，大白天企图强奸仆女。这个仆女急中生智，对这个奸淫成性的畜牲说：“大相公，大白天干这事，要是被别人看见了，人家会耻笑的，这样吧，不如晚上我在天井里的床上乘凉等你。”他嬉皮笑脸的走了。

夜幕降临，大地一片漆黑。仆女为逃避这次不幸，便装着殷勤地样子对地主婆说：“太太，今晚天气很热，我想在院里安个床铺，给您老人家乘凉行吧？”地主婆年约四五十岁，身体肥胖，害怕天热，正想到院里乘凉，因而，欣然同意了仆女的意见。仆女把地主婆安排妥当后，躲藏到暗中观察动静。一更过后，大相公慌慌张张来到院子里，见床上有睡觉的女人，狼一般地猛扑过去。这时，正在梦境中的地主婆，忽然，从朦胧中惊醒，误认为是她的丈夫来找她睡觉，便戏谑的说：

“你看你慌的象个慌忙星。”大相公一听是他妈的声音，知道大事不好，拔腿就跑，地主婆从这个逃跑的黑影中，透过夜色中的一丝明光，已识辨出是她的儿子，气急败坏的臭骂一通之后，忍气回到了她原来的房子

里。

一夜没敢合眼的这个仆女，前思后想，因怕地主婆追问此事，天还不明便收拾起衣物，不辞而别了。后来，这个故事传开了，人们给这个地主大相公起了个外号，叫“慌忙星”，曾在社会上流传了很久。俗话说得好，猪嘴好捆，人口难堵。这个故事，当年无人不知，现在峰县城南一带，一些上了年纪的人，也还都记得这件事。

旧社会地主恶霸欺压穷人，作恶多端的行径，是难以用语言文字来形容的。当时，人民唱着这样一首歌：

“旧社会，好比黑胡隆洞的枯井万丈深，井底下压着咱们这些穷苦人，看不见的太阳，看不见的天，数不尽的日月，数不尽的年……”这首歌充分揭露了旧中国的黑暗，记叙了劳动人民当牛做马，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悲惨情景。

二

我祖居山东峰县湾槐树村，现属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，出生在一个封建地主家庭，家有祖上遗产土地一千余亩。父亲是个小绅士，外祖父是个大地主，据说家有土地五十多顷，舅父是个大绅士。在当时那种情况下，按理说我是应该出人头地，作为人上人了。可是，在那个吃人的黑暗阶级社会里，大鱼吃小鱼，小鱼吃小虾，小虾吃污泥的现象，却是比比皆是。

本世纪十至二十年代，军阀割据，连年混战，督统

更换频繁。直皖战争、直奉战争，你争他夺，到处狼烟四起，战争连连不断。官兵匪一家，闹得田园荒芜，民不聊生，苦不堪言。后来，奉系土匪出身的混世魔王张宗昌当上了山东督军，他是一个“三无数”的贼寇。即兵无数，钱无数，老婆无数。1927年7月，国民党北伐军打到山东，张宗昌垮台后，又换了个新军阀韩复榘。韩与张一样残暴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，日寇占领我东北三省，山东大批青年学生，在全国各大中城市的声援下，纷纷掀起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学生运动。当时，我正在济南育英中学上学，看到中华民族遭蹂躏，祖国的大好河山被践踏，毅然参加了去南京向蒋介石请愿示威，受到了蒋介石的残酷镇压，并将我们强迫遣送济南。1932年春的一天拂晓，韩复榘指挥他的军警，包围了各个学校，逮捕了大批请愿学生，有的被投进监狱，有的被枪杀。是年，我的父亲也因遭他人诬陷，被韩复榘杀害。

父亲被捕后，我从济南回到峰县，到处下跪求人，膝盖当路走，不知磕了多少个头，也不知求了多少绅士。可是，我的父亲还是没有免遭不幸。为了救我父亲，求人说情，每次都要摆几桌酒席，每桌七八个人。有一次，八人一桌却到了九人，我为少花钱，不想再另开一桌，就让我老婆娘家近门的一个亲戚，坐在了桌角上。这个人勃然大怒，拂袖而去，我跟着给他磕头也没有留住，难为的我哭了。这时，有位长者教育我说：

“你这个年轻的孩子不懂事，古书《礼记》曰：“童子隅

坐而执烛。意思是说，桌角是书童坐的位置，你怎么让客人坐，只能怪你年轻无知。”我那时才二十多岁，不懂旧社会的清规戒律，只是感到当时社会的黑暗和凄凉。

1933年4、5月间，冯玉祥、吉鸿昌、方振武在张家口，为收复多伦举起义旗，成立了抗日同盟军。我目睹国难当头和对当时社会的不满。5月，离开家园去了张家口，参加了抗日同盟军，在同盟军干校当了学兵。干校校长是张克侠（苏联留学生，我中共地下党员），教育我们为寻求革命真理，救国救民之难而战斗，并利用学习辩证唯物主义、社会发展史、政治经济学等机会，给我们传授一些革命道理。政治课教官多是些苏联留学生。军事课学习典、范、令，夜战理论；操场上练习刺杀、劈刀、打拳和投弹等。在此，使我受到了马克思主义、爱国主义教育，政治上和军事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收获。

是年冬，蒋介石为实施“攘外必先安内”误国政策，派其嫡系部队黄杰、关麟徵等几个军的人马，进攻围剿我抗日同盟军，飞机大肆轰炸张家口。冯玉祥被迫下野去泰山，吉鸿昌、张克侠率领部队、干校由张家口北撤转战。不久，部队被蒋军打垮。吉鸿昌壮烈牺牲，方振武去了国外，蒋介石任命宋哲元为督察后，勒令张克侠解散了干校，张迫于无奈，留在了宋部，我们各奔了东西。翌年春天，我考取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，当了梁漱溟的学生。

三

1935年放寒假，我回家过年。正月初九那天，峰县第四区联庄会长，受国民党要员峰县县长刘化庭之命，率领联庄会武装数十人到了我村，名为清乡剿匪，实为搜刮勒索钱财。当时，我因年轻气盛，认为本地的官僚、土豪劣绅没有什么了不起，就与联庄会长顶撞了几句。联庄会长依仗人多势大，又仗着有县长刘化庭撑腰，指使联庄家丁大打出手，我忍无可忍被迫还手，并指挥本村农民进行反抗。联庄会的打手看到我与会长打了起来，见势不妙，四处逃窜。这时，会长的一个家丁，骑上他的大马，飞驰周营报告。我和本村青年，抓住了几个家丁和会长的一个得力助手，缴获驳壳枪一支，步枪两支，并把那伙坏家伙揍了一顿。国民党周营区政府接到报告，用电话向刘化庭报了告，说道：“刘县长，我区联庄会奉县长之命，到湾槐树村清乡剿匪，遭到土匪出击，要犯是刚从外地闹暴动回来的邵世澄（我的原名），联庄会寡不敌众，现已撤到周营，请县长火速派人前来支援。”

刘化庭接到报告后，当即命令峰县县大队全副武装火速赶到周营，协助联庄会逮捕闹暴动的村民，押至峰县开堂问斩。从周营到湾槐树村一带搜剿，没有抓住我和其他有关村民，县大队扑了个空。大队长火冒三丈，气势汹汹，问到村中一些老年人：“邵世澄到哪里去了？”老人们回答道：“今天上午，从东边来了一股土

匪，企图袭击我村，被俺庄上的人打跑啦，世澄去韩庄车站驻军报告去了。”县大队长听到我去了韩庄，便带领人马，又火速回到了峰县。

这时，天已近黄昏，刘化庭听了汇报，坐立不安，为解心头之恨，又给韩庄公安局和车站驻军打了电话，并命令峰县县大队迅速赶到韩庄，会同韩庄公安分局和车站驻军，于翌日拂晓前包围我老婆娘家——陈姓住宅，企图把我缉拿归案。他们没有抓到我，便抓了我的内兄弟韩衍寿，逼他把我交出来。他说：“我与邵世澄是亲戚不错，可他没来我家，你们叫我到哪里去弄人呢？我说你们不信，你们可以搜查，如果搜出邵世澄来，我甘愿吃罪。”他们村前村后搜了遍，也没有搜出我来。

湾槐树村到韩庄车站不过七八华里，搜捕我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我家。当时，我母亲和我爱人都为我捏了一把汗，害怕我被县大队抓去。其实，我也很害怕，幸亏没有被他们抓去，如果被他们抓去关进大牢，那可就苦了。县大队再次扑了空，人马撤走后，陈姓有位长者对我说：“世澄，赶快离开韩庄，三十六计，走为上策。”我考虑了半天，决定先去徐州，转陇海铁路乘火车去柳河车站，再去荷泽找我的老师梁漱溟。

第二天傍黑，我绕道乘小船渡过韩庄运河，步行到了利国驿，乘车去了徐州。下了火车，刚住进一所旅店，我万没有料想到刘化庭缉拿我的侦探，早已来到了徐州。他们尾随我的后面，鬼鬼祟祟，直跟我去江北旅社，即向徐州公安局报告，说我是共产党暴动分子，潜

逃徐州。

天已大亮，四个警察手持驳壳枪，来到了江北旅社，踢开房门，冲我问道：“你姓什么？”我回答：

“姓邵。”又问：“你是哪里人？”回答道：“山东峰县人。”警察说了声：“那好！我们抓的就是你，请你跟我们走一趟！”说着便用绳子把我绑了起来，押到了徐州公安局。经过一番审问，于早饭后又把我押到了铜山县犯人看守所，戴上脚镣手铐，投进了监狱。

当时，国民政府规定，隔省提解犯人，要有省级公文，峰县提解我的公差，因山东省批捕我的公文还未下来，徐州公安局故未让他们把我带回峰县。

四

看守所审问之后。法警把我推进了囚牢，并用手指着门里边的一个犯人，说道：“那个是你龙头大哥，你先拜拜他去！”国民党的监狱，利用犯人管犯人。龙头大哥是班房里蹲的时间较长，罪较轻的犯人。他年约四五十岁，我走到他跟前，向他鞠了个躬，喊了一声大哥。他看我进了牢房，对我说：“哟，两道刑具，你是政治要犯！”我回答道：“大哥，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犯，兄弟年轻，还请大哥多多关照。”他说：“没关系，反正咱们都是犯人。”并指了指马桶那个地方，“那就是你的地方，你到那里蹲着吧！”班房里也有个规定，后进来的犯人看马桶，如再来新犯人，先来的就向上边靠一步。这间七八平方的牢房，住了十多个犯

人，多些只带脚镣，不带手铐，而唯我带了两道刑具。监狱每日两次放风，犯人轮流值日提马桶。犯人的小便解在马桶里，放风时解大便。如果犯人闹肚子，又不凑放风时间，那也就只好把大便解在马桶里，满屋的臊臭味，把人憋的喘不过气来。

我村上有两个同姓人在徐州混穷。一个叫邵世林，是我的近门大哥，职业是拉黄包车；另一个叫邵性田，我称他爷爷，职业是卖菜。他俩都认识江北旅社的人。

我被捕的那天早上，江北旅社的人给他俩说：“今夜里，有个峰县姓邵的旅客，刚下车住进旅社，就被公安局的人抓走了。”并说了我的名子。他俩听到我被抓，当时一怔，世林哥对性田老爷说：“是世澄，咱们快去公安局看看！”他俩来到公安局，问过警士之后，并在街上买了些馒头和咸菜，当日去了铜山县看守所。我在看守所的窗口见了他俩，向他俩讲述了事情的经过，让他俩想办法救我出去。说到这里，世林哥说：“世澄，俺爷俩在徐州都是混穷的，一个拉人力车，一个卖菜，能有什么办法救你呢？”我看他俩都有难处，也就不好再说别的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世林哥又说：“世澄兄弟，从前，我拉过铜山县政府的一个职员，名叫邵云湘，我与他认了本家，不行托托他。”我说：“那好，你爷俩快到他家去一趟，看看他能不能帮忙。另外，该花的钱你们先垫上，等我出去了，一定加倍奉还。”于是，他俩便于当天晚上去了他家。邵云湘不好推辞，答应了救我的请求。

邵云湘家住丰县，在铜山县政府当录士，是县长王